

北
史

一六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儼

北史列傳三十三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士史四十五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竝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鐘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畫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
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
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兖州齊廢主璧
臣茹法珍王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
業兄子植颺瑜榮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場
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
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陽輒當勳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荅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龍襄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
文馥長者好施薦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
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遷
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
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
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掾賊起數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
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
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馮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
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梁崇勸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
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
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

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
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
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
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
石所爲無怙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
深以爲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恠朝廷處之
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
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
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
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
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
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
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後祚雋事雪加贈而植追
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
射楊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
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
門經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

之旦夕溫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
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繫街並
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
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
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
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
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烟不得襲封
明帝初烟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烟字休光小字黃

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
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
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
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
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
歷正平怕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
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
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
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頃更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
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兩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
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出臨洛濱祭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獻竊
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祭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祭憚違衆人乃為祈請直
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祭曰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
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祭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善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高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瑳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瑳所部別將嵇宗

馳驛告變乃詔行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鑿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行與子邕北討
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
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羸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柳瘖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荅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丰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負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
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崇
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
髯善言咲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